

王汝濤 著

王羲之及其家族考论

永和九年歲次癸丑暮春之初會

于會稽山陰之

有峻領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

流觴曲水

列坐其次

雖無絲竹

管絃之盛

一觴一詠

足以暢敘

幽情是日

也天朗氣

中國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韩淑芳

装帧设计：丘西邻

於所遇難得於已快然自足不
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
隨事遷感慨係之矣而之所
欣悅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
能不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
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
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
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
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
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
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
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
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
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ISBN 7-5034-1234-8



9 787503 412349 >

ISBN 7-5034-1234-8/K · 0853

定价：20.00 元（全套 218 元）

一義之及其家族考论

王汝涛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羲之及其家族考论 / 王汝涛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中华学人丛书)

ISBN 7-5034-1234-8

I. 王… II. 王… III. 中国 - 历史人物 - 研究
IV. K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616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韩淑芳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25 字数: 27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插页: 2 页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34-1234-8/K·0853

定 价: 2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印刷厂负责退换。



作者在癸未年（83岁）



作者在纪念王羲之诞辰 1700 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代日本学者
祁小春宣讲论文

自序

这个集子是近20年来研究王羲之及中古琅邪王氏家族主要论文的结集。我自1950年调至山东临沂工作,迄今已经55年,在此地成家立业,他乡转成家乡。临沂是中国书圣王羲之的故里,我久居此地,又一直从事文教工作,按说应该早就投入对王羲之及其家族的研究工作了。却因为早年执教中专,忙于熟悉教学业务,不遑他顾。嗣又错划右派,二十年后始获改正,又转教大专,再次忙于熟悉教学业务,余力又放在撰写长篇小说《偏安恨》及选注《太平广记》上,仍是不遑他顾。

治二书毕,一个偶然机会,浙江绍兴市书法代表团访问临沂,交流书艺之余,欲与王羲之家乡之人交流一下有关琅邪王氏家族的研究心得。临沂政协不知经何人推荐,点将到我。仓卒上阵,惶恐不安,幸蒙绍兴群贤不弃,交谈不仅有共同语言,且极融洽,最后闻我创作历史长篇小说已脱稿,动员撰写《王羲之传》。彼时不识己才之不逮,冒然允诺,其后历尽写作路上的坎坷,于1989年出版了传记小说《王羲之》。其后十余年间,针对不同读者,又出版了详略不同的传记及山东省史志办特约撰写的《王羲之志》(与刘瑞轩教授合作)。

由于《晋书·王羲之传》,仅6000余字,记王羲之生平时有缺漏,当时稗官如《语林》、《郭子》、《世说新语》中资料较多,而苦于颇有互相抵牾处,为理清史事脉络,存其真际,不得不撰写论文以补足传记文学中不能包容者。或有歧说出,又不能不涉及考证,十余年来,应友人邀约及刊物索稿而蒙发表者又20余篇。

敝帚不自珍，本欲任其随时间流逝自行淘汰了。

2003年，临沂市举办纪念王羲之诞生1700年书圣艺术节，应邀参加其学术研讨会，遂删改往作，冀求教于专家学者。或为知交所见，读后谬加赞扬，谓其中颇有新意，劝结集出版，至少可使读者获见一家之言。夫一家之言，则吾岂敢，久寢淫于此一研究领域，读而有悟，写出未经人道之言，则于各篇中时或有之。遂董理旧稿，删去若干，又新撰写若干，成此一编。其中有与当代学者说法有异，导致互相辩难者。学术贵日进，亦贵包容。观点不同，实所难免。切磋攻错，转益精深。人类文化总量之日积年累，端由斯道。故所有与时贤商榷之文，不欲修改，藉以存异，然非必表示拙文即为不刊之论也。于此一说明之。

年登大耋，势宜封笔。谨以此编奉献予对此课题有兴趣之读者，沐拜祝祷：愿此后王羲之及琅邪王氏家族之研究，日进日精，我这抛砖引玉之作，也就与有荣焉了。

王汝涛

2003年10月

目 录

自序	王汝涛
千七百年来未解之谜	
——王旷下落志疑	(1)
王羲之小传	(19)
生于公元 303 年说举证	(51)
论王羲之并非生于公元 307 年	
——王羲之《贺表》等六帖书写时间考	(61)
王羲之生于公元 321 年说证误	(72)
王羲之任临川太守江州刺史时间考	(85)
对所谓王羲之三失的辨正	(94)
王羲之研究补遗	(107)
王献之小传	(128)
王氏家族王羲之、王献之生平大事年表	
(起于王旷生,止于郗璠死)	(151)
王羲之几个家属亲属小考	(166)
古永欣寺在绍兴考	(186)
魏晋琅邪王氏家族研究	(200)
南北朝琅邪王氏家族研究	(226)
隋唐琅邪王氏研究	(261)

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读后	(281)
论王导	
——王导功业的再评价	(296)

千七百年未解之谜

——王旷下落志疑

王旷字世宏，西晋徐州琅邪国临沂人。祖父王览。父王正，为王览第四子。旷，《十六国春秋》作“广”字。据《世说新语·赏誉》刘注，他为王敦从父兄，即堂兄，生年大约在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年）或者再早一点。他既是王览的孙子，又是王羲之的父亲，一生历史应该清清楚楚才是，但是如果研究一下有关他的文献资料，就会发现既无头又无尾，只有当中的一小段，而且若明若昧，似含隐情。王正生有三子：旷、廙、彬。正妻夏侯氏为当时任琅邪王的司马觐的姨姐，所以旷等三人都是嗣琅邪王司马睿（后来的东晋元帝）的姨兄弟。但唐代所修的《晋书》为廙、彬二人立传，独旷无传，甚至在廙、彬的传中都很少提他的名字^[1]。而他却是琅邪王睿移镇江东，终成帝业的画策之人。不仅《晋书》如此，其他隋唐以前的文献中，他的记载也出奇地少。并且没有任何一种文献资料提及他的晚年下落。本文旨在就现有资料中整理出一个残缺不全的小传和提出千七百年无人能解（也似乎无人提出过）的他的下落的疑案。未能释疑，因为无所据也。

一、永嘉元年以前的简历

现将能看到的有关王旷的文献资料，凡是都是属于这一时

间段落的,去其重复,列举如下:

(1)王羲之,字逸少……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晋书·王羲之传》)

(2)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临沂人。父旷,淮南太守。(《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引《文字志》)

(3)王羲之,字逸少……祖正,尚书郎。父旷,淮南太守。(张怀瓘《书断中》)

(4)“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十二月。初,陈敏既克石冰,自谓勇略无敌,有割据江东之志……敏以丧去职,司空(东海王)越起敏为右将军,前锋都督。越为刘祐所败,敏请东归收兵,遂据历阳叛。吴王常侍甘卓弃官东归,至历阳。敏为子景娶卓女,使卓假称皇太弟令,拜敏扬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别将钱端等南略江州,弟斌东略诸郡。江州刺史应邈、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太守王旷皆弃城走。”此下胡三省注曰:“时扬州刺史盖与丹阳太守同治秣陵。”(《资治通鉴》卷八十六)

(5)“敏因中国大乱,遂请东归收兵,据历阳。会吴王常侍甘卓自洛至,教敏假称皇太弟命,拜敏为扬州刺史,并假江东首望顾荣等四十余人,为将军郡守,荣并伪从之。敏为息娶卓女。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太守王广等皆弃官奔走。”^[2]“广”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有注:“王广,周(名家祿,有《晋书校勘记》)校:《惠纪》、《顾荣传》作王旷。”按,《通鉴》八六亦作“王旷”。”(《晋书·陈敏传》)

(6)属广陵相陈敏,南渡江,逐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内史王旷,阻兵据州。分置子弟为列郡,收礼豪桀,有孙氏鼎峙之计。假右将军,丹阳内史。(《晋书·顾荣传》)

(7)贼(指陈敏)下屯固横江。(《太平御览》卷337引王旷《与扬州讨陈敏计》)

(8)复据乌江,皆塹垒彭排鹿角,步安严峻,以袭历阳诸军。
(出处同上条)

(9)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诸人在此时(涛按,指公元307年6月)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宏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太平御览》卷184引裴启《语林》)

(10)晋元帝为安东将军,(裴)郃为长史。侍中王旷与司马越书曰:“(裴)郃在此虽不治事,然识量宏淹,此下人士大敬附也。”(《三国志·魏书·裴潜传》裴松之注)

(11)永嘉元年五月,上(指司马睿)还(封)国,六月进军下邳。治严。九月到扬州治……裴郃为长史,王导为司马,顾荣为军司,贺循为军祭酒。(《世说新语》敬胤注,载于宋朝汪藻《世说新语考异》中)。

(12)(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七月己未,以平东将军、琅邪王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晋书·怀帝纪》)《资治通鉴》引用此条,下有注云:“时周馥镇寿春,督扬州之江北,故睿督扬州之江南。”涛按,七月己未是七月十一。

(13)九月戊申,琅邪王睿至建业。(《资治通鉴》卷86)涛按,戊申是九月十一。

(14)怀帝永嘉三年(309年)夏,太傅越遣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融、曹超等将兵拒(刘)聪等。旷济河,欲长驱而前。融曰:“彼乘险间出,我虽有数万之众,犹是一军独受敌也,且当阻水为固,以量形势,然后图之。”旷怒曰:“君欲阻众耶?”融退曰:“彼善用兵,旷闇于形势,吾属今必死矣。”旷等于(或作踰,按以作踰为佳)太行与聪遇,战于长平之间,旷兵大败,融、超皆死。(《资治通鉴》卷87)

(15)永嘉四年(310年)十一月……扬州都督周馥以洛阳孤危,上书请迁都寿春,太尉越以馥不先白自而直上书,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颢。馥不肯行,令颢帅兵先进。颢诈称受越密旨,袭馥。为馥所败,退保东城。(《资治通鉴》卷87)

(1)(2)(3)各条所介绍的王旷家世,祖,父名讳,他个人的最后一任官职,大略相同,而除了《晋书·王羲之传》中多了一句“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算是给他的一生留下一个亮点之外,都是个“无头”的简介。幸而我们从(9)条中知道他字世宏(与王真字世将,王彬字世儒合观,知王正三子,表字都带世字), (10)条中知道他曾任过侍中。还从现已失传的《王氏谱》中^[3]得知他的年纪略长于王敦。据此,我们可以描绘一个他青、中年时的草图。

他出生于西晋王朝建立的第二年,伯祖父王祥、祖父王览尚存。他父亲王正是王览六个儿子中的第四个。官尚书郎,是高官子弟起家官中的二等官职,^[4]而又未言升任何职,当是早卒。王旷不知起家为何官,今姑以他年18初登仕途,时为武帝太康4年(283年),乃是西晋灭掉东吴的第三年。琅邪王伧平吴立有大功,官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之服。封子二人为亭侯,其中就有王旷妻妹之夫司马覲。第二年(274年)司马伧薨,司马覲嗣琅邪王,后官拜冗从仆射。这对王旷的迁官自然有利。以后王旷历任何官,何时被迁侍中,无法考知。太熙元年(290年)司马覲薨,司马睿嗣琅邪王位。也在这一年,晋武帝崩,司马衷(史称惠帝)继位。《全晋文》王旷小传,称王旷为惠帝侍中,说得对。但不可能惠帝一即位,王旷就升任侍中,因为侍中为皇帝侍从之臣,官品高(三品),必须在六品至四品官位上历练一番,没有大失误导致降级,才能渐渐升至侍中。今姑且以惠帝永康元年(300年)王旷释褐18年后为王旷担任侍中之时,这时琅邪

王司马睿才迁至左将军。约与王旷同岁的王敦因尚武帝女襄城公主，身为驸马都尉，才官拜太子舍人(五品)。当时王导也在洛阳，曾与王敦同谒石崇，他不过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时王旷、王敦俱 35 岁，王导 25 岁。王旷或许因为出仕较早，所以官职最高，但也就止于此了，他以后改任地方官，官位不超过四品。

后来，八王之乱开始了。惠帝充傀儡，被囚禁，被劫持，日子不好过，他身边的侍中还得保护皇帝，日子更不好过，当时琅邪王氏家族，是郡中第一大族，他们虽然故里(南仁里)在临沂县都乡，但琅邪国(郡)治开阳，距都乡南仁里仅 30 余(华)里，王旷又是琅邪王司马睿的姨兄，开阳县当有第宅，据金朝普照寺碑文载，王羲之生于开阳(今临沂市王羲之故居)，时当惠帝太安二年(303 年)。王籍之约 298 年前后诞生。生于洛阳还是开阳、南仁里？无法考知了。

洛阳诸同姓王互相残杀，一时没有太平的样子。惠帝另一个侍中嵇绍，就因保护皇帝，被乱兵杀死。王旷大约不愿意在危城中居住，设法转官地方，任扬州丹阳内史，到任的时间约在 304 年前后。

(4)、(5)、(6)条写得很明白，王旷为丹阳内史时，陈敏作乱，扬州刺史刘机 and 丹阳内史王旷“弃城逃”。关于弃城逃，其实是被陈敏假传皇太弟令旨所愚弄(见注 2)。后来，陈敏之乱平定，刘机回到扬州刺史任上，王旷没有回到丹阳内史任上，也有个说法。陈敏假传皇太弟令旨，被任命为扬州刺史，代替刘机。陈敏败死，刘机当然要回到任上。丹阳内史呢，已被陈敏矫令旨任命吴郡高门，赫赫有名的顾荣了。顾荣有反戈一击，打败陈敏的功劳，王旷不愿得罪顾荣，未去和他争王国内史的位子，兼之他已回到故乡，替姨弟司马睿找出路去了。因此，他与三吴高门顾荣、贺循、纪瞻等关系较好。也因有此人际关系，王旷才画策请

司马睿谋求去建邺坐镇,因为他熟悉建邺地方的重要性。

(7)、(8)两条,当是陈敏初作乱,据横江、历阳时,王旷与刘机的通信或是陈报情况,可见他们初意是要一战,倘无陈敏假传皇太弟令,是不会让出丹阳城的。

在侍中与任丹阳内史之间,王旷是否担任过一年的济阳内史,也是一个谜。原来,《隋书·经籍志》四中《牵秀集四卷》后面,附了文集已经亡佚的14种,其一为“济阳内史王旷集5卷,录1卷,亡。”按,与王旷同时,封济阳王者只有齐王司马冏之子司马英,他是301年12月受封的,302年12月司马冏败,司马英便被囚于金墉城,国除^[5]。济阳国的存在只有一年,王旷倘为内史,也只有一年,但史书全无记载。所谓《王旷集》是否即羲之的父亲那个王旷的集子也不能遽定,因为依《隋书·经籍志》著录的通例,应该记为《淮南内史王旷集》才对。不过,如果王旷真于此时由侍中出为济阳内史,于当时的形势也颇为相合,因为301年,惠帝已被赵王司马伦囚于金墉,当年6月被司马冏救出,恢复帝位,却俨如傀儡,司马冏大权独揽,“坐拜百官,符敕三台”。王旷实在没有必要再当傀儡皇帝的侍中了。司马冏给自己的儿子挑选内史,当然要选百官中威信高的。王旷是琅邪高门子弟,又曾为侍中,膺选治济阳国,理有可能,如果说王旷借此机会离开洛阳这个凶险的帝都,从此转任地方官,后来转为丹阳内史,倒是可以补上自侍中至丹阳内史这当中的一段空白。

二、南渡谋士 淮南内史

记载王旷献策司马睿移镇江东,使之终成帝业者,只有《晋书·王羲之传》一处。而《晋书·元帝纪》却作:“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东海王越传》又作:“初,元帝镇建邺,裴妃(司马

越的妻子)之意也,帝深德之。”到底是谁画策令司马睿请求向南方移镇的呢?田余庆先生有个说法:“它说明南渡的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策划。概括言之,南渡之举王氏兄弟曾策划于密室,其中王旷倡其议,王敦助其谋,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琅邪王睿司马的关键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此意,居内大力赞助;最后决策当出于司马越与王衍二人,特别是司马越。”^[6]看来田先生悟出这件事的全过程,颇有卓识,但是决策集团中谁主谁次却未说清楚。而(9)、(10)、(11)三条却是对此记得分明的资料。据裴启《语林》记载,王敦、王导,还有族中旁的人“闭户共为谋身之计”,怎么个谋身呢?观后文,知是全族在当时情势之下,觉得在琅邪临沂故乡存身不住了,王导是王览一族长门嫡长子,他是族长,故有为全族谋一妥善出路的责任。他们初意,大约是向西投靠司马越。因为一则司马越当时(指永嘉元年6月)拥立司马炽为帝不久,“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宿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王导又是司马越的参军。恰巧因为东莱王弥作乱,要攻打青、徐二州。王敦借朝廷(当时朝中大权实被司马越掌握)征他为中书监之机,弃了青州,也弃了公主,路过家乡,王导拉他参与谋画,王敦当然愿意举族投奔司马越的。这时王旷来了,显然王旷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王敦、王导就不准他入室,为什么呢?因为王旷是真正的司马睿心腹人,大有不同意投奔司马越的意向。王旷有所恃而来,打坏了窗子,声言要“告官”。王敦的中书监是三品官,谁能管着他?显然王旷是说我奉了琅邪王、平东将军司马睿之命而来的。因而镇住了敦导等人,放他进屋。他拿出了渡江移镇的方案,说服了众人,共同尽力。要移镇,必得皇帝批准,恰巧王敦要去洛阳就职,便由他向司马越求助。当时怀帝住在洛阳,于三月中旬亲政,司马越不高兴了,要求出镇许昌(七月进屯官渡),可是裴